

書評

文明興衰史：西方文明的下一步？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 What's Next for the West

陳瀚堂 *Han-Tang Chen*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Doctoral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文明的興盛與衰弱之探討長久以來受到相關歷史研究者們的重視，前述文字中隱含數種不同概念之探討，如何定義文明一詞，同時受到研究者本身背景與價值觀所影響而充滿爭議。再者，文明興衰是否可以受到評量與檢視，評量標準應當如何建立，當中有無存在可供驗證的客觀標準。最後，吾人可以從檢視文明史的興衰歷程中學習到什麼。學者 Niall Ferguson 於其書《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 Apps》（*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中列舉出六種過去支撐西方文明的制度、觀念與行為，分別是競爭（competition）、科學（science）、財產權（property）、醫學（medicine）、消費（consumerism）與工作（work），Ferguson 文中稱其為六大殺手級應用 Apps，藉此回應其書中的問題意識：是什麼原因使某些文明能在財富、影響力與權力上擴展得如此巨大。

不同於比較意義上的東方文明如中東（Mid East）回教文明和中國（China）儒家文明的燦爛奪目，亦或是地理大發現前中南美洲的阿茲特克、馬雅與印加文明璀璨輝煌，當時之西方殘破不堪且滿目瘡痍，身處於十四、十五世紀的歐洲人根本難以相信有一天其將殖民大半地球，並將其

文明傳播到世界各角落，歐洲文明將主宰世界無異於狂人之妄想。Ferguson 提出不同於傳統教科書之說法，地理大發現（The Age of Discovery）提供黃金白銀大量流入之窗口，以及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帶來的科技技術之革命，而是更細微的觀察西方文明之所以不同於其他文明之處。Ferguson 以學者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在史學研究的脈絡作為其寫作之基礎，Collingwood 的思想體系可以分為下列七點：

（一）「史家研究的過去不是死的過去，就某種意義來說，過去仍活在今日」，他們以殘存遺跡（文獻與物品）的形式呈現。

（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如果無法推論歷史證據背後隱藏的意圖與目的，則歷史證據便毫無意義可言。

（三）推論的過程必須穿越時空進行想象的跳躍：「歷史知識是史家在內心重演自己研究的思想之歷史。」

（四）但是，歷史的真實意義來自於過去與現在的並存：「歷史知識是過去思想的重演，而過去的思想壓縮在現今的思想脈絡中，矛盾之處在於，現在的思想又將過去之思想侷限於和現今不同之層面上。」

（五）因此，「史家和非史家的關係如同受過訓練的樵夫與一無所知的旅人。『這裡什麼都沒有，只有樹木與草叢。』旅人這樣想著而繼續前行。樵夫：『看啊！草叢中有隻老虎』」換句話說，Collingwood 認為，歷史提供之物「完全不同於科學法則，它提供的是洞察。」

（六）歷史洞察的真正功能是「告訴人們與現在有關的事。表面來看，歷史的主題是過去，但實際上，過去壓縮於現在中，構成現在的一部分，未受到訓練的人無法一眼看出這點。」

（七）談到歷史調查選擇的主題，Collingwood，同樣時代的劍橋學者 Herbert Butterfield 認為不該以「現在的觀念」來看待歷史，但 Collingwood 認為這樣做並無不妥：「真正的歷史問題是從實際問題中產生。我們研究歷史是為了看清楚我們面對的處境並作出回應。因此，終極來說，產生所

有問題的層面才是「真實」生活的層面：可以協助我們找出解答的正是歷史。」

因此 Ferguson 希望透過此書引領讀者發現草叢中的老虎，說明西方文明何以興盛，以及為何遭遇危機。然批評者可能論及此書論點的選擇可能過於簡略，Ferguson 以 Thelonious Monk 的話回應：「別想什麼都彈（或每次都彈）；你要懂得跳過某些曲子…不彈什麼要比彈什麼更重要。」 Ferguson 之所以如此安排本書的原因將於後文在做簡介。

Ferguson 就文明興衰之探討舉出：「文明的成功與否，不能只以美學的成就來衡量，更要以居民生活的持續內容與品質來衡量。」而當中的關鍵如史學家 Fernand Braudel 所言：「文明其實是所有故事中最漫長的篇章…文明就算經歷了一連串經濟或社會變遷，仍能繼續留存。」因此，本書《文明》所欲聚焦之焦點則在於當西方文明所獨有之優勢技術擴散至全球，不再由西方所獨享的情況下，西方文明是否仍能保持其領導地位，退一步而言，在近年歐美各國面臨的嚴重財務危機之困境下，如何不讓西方文明崩解。

首先 Ferguson 論及競爭對於西方帶來的影響，不同於東方中國的宏偉，此時西方小國林立紛爭不斷，平民長時間處於戰亂之中，使 Thomas Hobbes 寫下利維坦 (Leviathan) 當中對於人與人之間的自然狀態視為混亂衝突的無政府狀態。為了能在此種衝突不斷的競爭中獲勝促使西班牙、葡萄牙與荷蘭等臨海小國往海外發展，尋找新航路打破穆斯林壟斷的香料貿易路線，向外擴展的過程中不僅帶回香料更藉此征服殖民當地。而此使得東方在明朝永樂帝駕崩之後，鄭和向外宣揚國威的遠航隨之停止，中國逐漸進入鎖國的局面，國家發展陷入停滯的狀態，George Lord Macarthey 爵士訪華希望能與中國進行貿易，遭到乾隆以天朝上國不缺乏外夷貨物而拒

絕，彼時科技領先與航海技術的優勢已轉往西方，東方過去的輝煌即將遭到西方摧殘，帝國榮光燦爛不若往昔。

其次西方優勢來自於科學，印刷機的製造技術於十五世紀中期快速傳遍歐洲，受益於印刷機大量的生產，宗教改革雖然掀起歐洲各國的宗教衝突，基督教的分裂促使歐洲逐漸走向政教分離的自由局面，知識與文字不再捆綁於教廷之中，古典希臘哲學重新被挖掘，思想的自由促使科學發展一日千里，奠定西方文明優勢。而此時的近東回教國家仍將知識禁錮在清真寺和王宮之中，宗教與科學間的矛盾使歐洲和近東穆斯林的文明發展走向分歧，西方文明選擇像科學靠攏，近東國家則放棄原有的科學優勢選擇宗教，將國內種種的治理難題歸咎於偏離可蘭經的訓示。歐洲各國之間的競爭，亦透過對於獎勵科學發展呈現，由國家出資設立的科學協會，資助科學家們在各種領域上的創新，並將創新引用至戰爭技術，西方得以超越近東西方於科學在戰爭上的應用更勝於近東的回教國家，Ferguson 一書中以普魯士和鄂圖曼的發展作為明顯對照。西方宗教改革帶來的思想自由使科學技術不斷地更新，政府與科學相互擁抱的夥伴關係，令普魯士成為不容忽視的歐洲強國。但鄂圖曼帝國受到龐大的帝國體制，逐漸腐化的行政體系，制度改革往往因為政治對立而中斷，試圖引進西方技術遭到教士批評為瀆神，當土耳其驚駭於西方軍事技術大幅超前之時，歐洲已將其遠遠拋下。

但此時則產生另一個疑問，當非西方國家也開始擁抱科學，西方文明何以保持其優勢。Ferguson 提出其觀察，關鍵之一在於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是透過代議制立憲政府確保個人自由的神聖性與保障私有財產。不同於受到西班牙殖民的中南美洲，北美洲的殖民議會對於民主決策早已有其深刻認識，當中南美洲脫離西班牙爭取獨立後淪為軍閥爭取權力與派系鬥爭的舞台，最後 Simon Bolivar 在中南美洲的民主共和國實驗宣告失敗，Ferguson 認為北美之所以不同於南美的發展乃肇因於英國模式下廣泛分配的私有財產與民主制度，勝於南美將財產集中於少數權貴之手。

第四項西方文明得以主宰世界的技術則是醫學，無可否認的是西方殖民給世界各地帶來無止盡的傷痛與災難，為了統治上的方便而刻意製造族群之間的尖銳衝突，為掠奪資源和土地奴役殖民地的平民，Mahatma Gandhi 批評西方文明是「疾病」與「禍害」，Vladimir Ilyich Lenin 表示帝國主義是「寄生」、「衰敗」與「即將滅亡的資本主義」，類似觀點至今仍在世界史的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但 Ferguson 強調雖然帝國主義與殖民是西方無法避免的歷史包袱，同樣的西方文明為深入過去不了解的熱帶地區亦透過醫學與公共衛生改善當地的生活條件，避免殖民者受到熱帶疾病的侵襲，但相對也增加受殖民地地區民眾的平均壽命，即便並非每個歐洲國家均以文明開化為使命，但醫藥研究的進步對於歐洲殖民非洲乃是一大利器，帝國主義之統治依賴的不是馬克沁機關槍而是醫藥。

接著值得一提的西方文明獨特之處乃是消費社會，消費社會最為明顯的特徵在 Ferguson 書中舉例為牛仔褲，伴隨著美國電影與行銷至世界各地，牛仔褲成為年輕一代時尚的代名詞，或許蘇聯不會因為沒有發明冰箱或彩色電視而受到責難，但讓人感到難堪的地方在於象徵工人天堂的共產國度連一條像樣的褲子都無法生產，相反的是西方則透過影像將流行文化與價值觀傳送到鐵幕兩側，這是紅軍的坦克與飛彈無法觸及之處。

最後 Ferguson 提到關鍵因素，西方文明之所得以遠超於世界其他文明，原因是新教的工作倫理與節儉，透過 Max Weber 的觀點「西方的經濟動力是新教改革的意外結果」，當修道院的僧侶將苦行與拋棄世俗事務作為依歸，新教徒將勤勉工作和節儉視為對上帝的虔誠。另外新教徒鼓勵個人讀經，激勵了識字率的提升，而大量的書籍印刷刺激人力資本的累積，以及科學研究的展開，新教倫理串連前述的五種要素，使西方文明得以在近代發展過程中優於其他文明。而在 Ferguson 眼中，中國的崛起同樣可部分歸因於新教倫理，基督教提供一個倫理架構，使共產主義過渡至資本主

義階段的過程中尋找奮鬥的目標，中國的官方與學者們亦正視此點給中國帶來的改變。

文末，Ferguson 回答其開頭的問題，文明崩壞是如何發生的，一個文明的崩解不僅導因於戰爭，亦可能同時包含財政危機，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帝國、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十九世紀的鄂圖曼帝國與二戰後的大英國協，均經歷嚴重的財政危機後從其原有的強權地位退下。但實際上文明的危機來自於民眾自信心喪失，Ferguson 提到文明之核心應該是學校教育的文本，當經歷困境時透過重溫這些事物而重新尋找己身文明的優勢。總結而言，Niall Ferguson 的文明為一本寫給「西方人」的人文社會科學普及讀物，美國和歐盟難兄難弟般接連爆發金融危機，伴隨著資本主義指導下自由市場為原則的經濟發展困境，過去依賴的倫理原則在當前艱難局面下是否依然適用，就 Ferguson 而言，問題在於西方文明忘記自己賴以成功發展的歷史，忽略歷史給予的教訓將重蹈覆轍前人犯下的錯誤，Ferguson 試圖夠過此書說明此點，指明草叢中的老虎，藉此提醒西方大眾面對當前西方文明存續之危機不應遺忘自身的歷史與文明。